

# 中国近代史

# 中國近代史

附录 汉奸劊子手曾国藩的一生

滿清中央政权——軍机大臣，六部尚书，名义上

滿汉平分，实际上主要权力均在滿員之手。地方政权

——各省督撫滿員常占十之六七，总之，滿員掌握軍

政大权。例如鴉片战争时，首席軍机大臣是穆彰阿，沿

海各省，直隶总督琦善，山东巡撫托渾布，两江总督伊

里布，浙江巡撫烏尔恭額，閩浙总督（駐福州）邓廷

楨，广东巡撫怡良，欽差大臣兼两广总督林則徐，就中

除林邓二人外，全是滿員。带兵大員奕山、奕經，議和大

員耆善、伊里布、耆英，又全是滿員。這些滿員都是昏聩貪污，對中國人民沒有絲毫愛護的心理，而如林則徐、鄧廷楨這樣的漢員，又為滿員所壓迫嫉視，不但沒有決定的權力，而且還要加以誤國病民的罪名，充軍到新疆去。

但是，這種情形，到曾國藩時代起了一個變化。曾國藩是被滿清付與大權的第一個漢人，因為他以血腥的手腕暫時撲滅了汉族人民的大反抗，暫時拯救了滿清統治者的大危機。

太平軍起義，人民響應，聲勢蓬勃，以咸豐帝為首



的滿族統治集團惊惶失措，束手无策。咸丰帝首先向程朱道学求救，令儒臣献上朱熹《大学讲义》，又編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四篇讲义。他亲自到孔庙行礼，召集滿汉百官听他讲《中庸》致中和一节（「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尚书》四句（「皇天无亲，惟德是輔，民心无常，惟惠之怀」）。从这些讲題看来，他也知道政治太不「中和」，太无「德」「惠」了。但空談是无补的，他轉向奴才們求助，大罵羣臣道：「試問諸臣午夜捫心，何忍何安？若不痛加改悔，将来有不堪設想者矣！」又說：「尔等

甘为大清国不忠之臣，不亦愚乎？」但腐朽入骨的百官，不管怎样痛骂，还是无济的。他再向士子们讨好，舞弊主考柏葰（蒙古族大学士），表示公平取士，但科场积弊极深，并不能「为士林维持风气」。他灰心失望，索性懒管政务，专玩女色，宠妾那拉氏（西太后）替他批阅奏章，嬖臣肃顺替他找美女，同时也出些政治上主意。一八六一年秋天，他在热河发病死了。

曾国藩就在这个时候，由于肃顺和那拉氏的提拔，出任满清统治者压迫屠杀人民的急先锋。那拉氏、肃顺二人是当时满洲皇族里最有「政治头脑」的，

他們知道了挽救滿清的統治不能依靠滿人而要依靠漢奸。肅順公開宣稱：「滿族沒有一個人中用，國家有大事，非重用漢人不可。」一八五四年（咸丰四年）曾國藩率湘軍攻陷太平天國的武昌，咸丰帝得報大喜，對軍機大臣們說：「不圖曾國藩一書生，乃能建此殊勛。」漢軍机祁寯藻獻媚道：「曾國藩一在籍侍郎，猶匹夫也，匹夫居閭里，一呼蹶起，從者萬人，恐非國家之福。」咸丰帝被他提醒，從此他堅守慣例，不敢深信曾國藩，專指望琦善、托明阿、德興阿（江北大營）和春（兼統江南北兩大營）等這些滿洲將領和綠營

將領向榮（江南大營）以及盜魁張國梁等人來維持那迫近滅亡的滿清王朝。曾國藩這時候還能夠掌握一部分兵權，這就全靠肅順的竭力保荐。一八六〇年，即咸豐帝死的前一年，和春、張國梁被李秀成擊潰，滿軍軍勢大衰，只得任曾國藩為兩江總督，以挽危局。咸豐帝死后，西太后親自執政，她馬上改變政策，給曾國藩兩江總督、节制蘇皖贛浙四省的重要地位，讓他充分發揮漢奸作用。

曾國藩從此不但與滿清皇帝更親密地結合在一起，而且與外國侵略者也結合在一起，厲行所謂



「安內攘外」，終於將太平天國的革命火焰淹沒在几千万人民的血泊之中。曾國藩的这个「事業」，使他成为百年来一切出卖民族的汉奸与屠杀人民的劊子手的开山祖。

曾國藩是湖南湘乡县一个地主家的子弟。他和曾國荃、曾國华带兵杀人。他的父亲和四弟在家乡依势横行，无恶不作，誰要是不合他們的意，就被加上会党的罪名，送到县里，教县官立即执行死刑，不許釋放或监禁。县官熊某心知冤屈太甚，对自己不利，隔几天总要私哭一次。有人問他，他說：「曾四爷又欲假我手

杀人矣。」县里設立碼頭，照例杀猪祭神，曾家父子以爲不夠虔誠，杀十六个人代猪，表示敬意。曾国藩在这一家人里尤为特出，因为他不仅凶恶超人，而且还善于讲道德仁义来掩蔽超人的凶恶。他在道光十八年应科举成翰林，道光末年已升官到侍郎。他从满人倭仁、湖南人唐鉴讲习程朱道学，又被与乾隆时和珅並称满清二大奸相的另一道学老师穆彰阿认作特等人才，向道光帝密保，因此升官特别快。曾国藩既然一开始就是穆彰阿的門生私党，又是号称理学大师倭仁（官至首席大学士，为西太后所尊重）的讲学后

輩，故與滿洲貴族有親密的關係；他的前輩唐鑑在湖南聲望也很高，學徒眾多；再加他本身侍郎資格；這些對他後來的「飛黃騰達」，都是有利的條件。曾國藩學得道學的虛偽，卻不曾受束縛於道學的迂腐。邵懿辰（今文經學家）當面責備他虛偽，說他對人能作几副面孔。曾國藩說，「我生平以誠自信」，專標一個誠字來用人辦事；左宗棠與他因派別衝突，結成深仇，就專標一個偽字來揭穿他。事實上虛偽和殘忍是結合在一起的，虛偽乃是殘忍的一方面，這兩方面正是曾國藩這個反动派代表者的特點。沒有虛偽就不能

表現他反對革命的眞誠。

當時的滿清統治，內政則殘暴貪污，外交則喪權賣國，這是無論何人不能代為隱諱的。連曾國藩這樣一個「誠實」走狗也不能不承認：滿清錢糧太重，民不聊生；官吏害民，甚于盜賊；「冤獄太多，民氣難伸」（咸丰元年《備陳民間疾苦疏》）；「外面完全而中已潰爛」（道光三十年《應詔陳言疏》）。這樣惡貫滿盈的政府，人民還不該革命自救么？曾國藩却堅決屠殺數千萬革命人民（依容闕估計，約二千五百萬人死在戰爭中），來保持這個万惡的滿清政府，除



了他的階級貪暴性和奴奸卑劣性，任何理由也不能說明他和他所領導的一大羣賊匪為什麼必須這樣做的原因。

曾國藩深研程朱道學，熟悉清朝政制，當京官時已顯出他的一副手腕不同於一般官僚。帶兵以後，雖不斷受了革命方面的打擊，但反革命意志却極堅決，自稱能在受挫受辱的時候，咬牙立志，毫不氣餒；愈是軍事棘手，眾議指摘，自己更加「心明力定」，「從耐煩二字痛下工夫」。後來一切反動統治階級崇奉這一個「曾文正公」作模範，作祖師，認他「是我國舊文

化（封建文化的反动黑暗面）的代表人物，甚至于理想人物，把他的汉奸反革命方法及其投降妥协的外交路线，当作统治人民与麻醉青年的经典，完全是合理的。可惜他们不懂得曾国藩那一套反革命本领，只能暂时摧残太平天国一类的初期幼稚的革命，想搬运来用以破坏久经锻炼的中国人民的民主革命事业，就决无成功的可能了。

曾国藩的活动与满清这一时期的历史是分不开的，从一八五二年（咸丰二年）至一八七二年（同治十一年）可分为下列四个阶段：（一）办团练；

(二)与太平軍相持,(三)战胜太平軍,(四)保守既得成果同时反动派内部各种分裂表面化。

革命便一 办团練

(一八五二年——一八五四年)

太平軍在广西永安时不超过一万人(上帝会員,老兄弟),入湖南后,因湖南天地会員的加入,人数大增,天地会首領洪大全曾与洪秀全同称万岁。但自洪大全在永安城外被捕惨死后,天地会地位降低,不得享老兄弟待遇,一部分人遂逃回原籍,影响本地会党起事。他們股小而多,力量微弱,这就給当地官紳办

团練来对付他們的机会。

团練一方面保护地主官紳的财产，一方面也使他們借以魚肉乡民，斂財自肥。它是地方性的暂时武装，沒有出县作战的意图，更說不到出省作战。从保甲团練以至編成正式军队，轉战全国，这是由于当时滿洲反革命军队的腐敗无能，而一切反革命派——从滿清皇帝到各种大小汉奸——却都要求有一个反革命勁旅来和太平天国作战所促成的。曾国藩所以能够进行这样大规模的反革命活动，就正因为湖南当时是处在革命与反革命冲突的要冲，同时他与滿



人关系亲密，善讲满清统治者所需要的程朱道学，有坚决反革命的决心和手腕，这几个条件也帮助了他。一八五二年（咸丰二年），曾国藩丧母在家，咸丰帝叫他帮助湖南巡抚办理本省团练，任务只是「搜查土匪」。一八五三年二月（咸丰三年正月），他到长沙办事，首先区别了团与练。他所說的团就是保甲，选择所謂「公正紳士」（事实上是最凶恶的紳士）当团紳，在本地清查戶口，捕捉「匪人」（主要是当时的革命分子）；他所說的练則是訓練乡兵，集中县城，随时出动镇压反抗。他表面上着重在办团，不重在